

品味人生

血,总是热的

张宗然/文



2019年那个艳阳高照的秋日,是母亲88岁的生日,晚辈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乡下老宅给母亲祝寿。母亲瞅瞅这个,看看那个,笑中含泪,由衷地说:“50年前要不是那么多好心人救了我一命,哪会有今儿的清福呀!”

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到了母亲38岁那年。

那是仲春的一天,一向身体很好的母亲突发大出血,昏倒在地,全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蒙了。村里的赤脚医生见状,催促赶紧送县医院。闻讯赶来的乡邻,七手八脚把母亲抬上了担架。30里的路程蜿蜒曲折,十几个人轮换着足足走了3个小时。

到了医院,医生赶紧组织对母亲实施抢救,怎奈那时医院条件有限,没有现成的血库,病人用血,主要是找亲戚朋友前来献血。

住院的第3天,医生告诉父亲,母亲的病是子宫大出血,相当严重,能想的办法都想,但效果并不好,看病情,三五天就得输一次血才能维持生命。

母亲得重病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,兴许是母亲做人实在,当听说她急需输血,乡邻和亲朋们二话不说,扔下手里的农活抬脚就往县城跑。他们纷纷伸出自己的胳膊,争着抢着为母亲输血。本家的一位姑父家境贫寒,一日三餐都填不饱肚子,身体瘦得像麻杆一样,父亲是不同意他献血的,可姑父说啥也不干,含泪对父亲说: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娃没了娘啊!”20天的时间,村里先后有5拨几十号人主动去医院献血。一位邻居叔叔血型没对上,急得直拍自己的脑瓜子。

住院的第23天,母亲突发血崩,引发失血性休克,若不能及时大量补血,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父亲的心慌了,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近乎绝望。此时,医生急问家里是军属吗,父亲眼睛一亮,紧着点头。那时我叔叔正在服役。医生连忙提示说,可以试着联系一下县城的驻军,兴许他们能帮上忙。一向胆小的父亲,情急之下拨通了部队的电话。

工夫不大,两辆大卡车就开到了医院,从上面下来了十号穿着绿军装的人,领头的那人一声令下,队伍排列整齐,高喊着“为抢救兄弟姐妹甘愿献出一切”的口号。那感人的场面,轰动了医院,也轰动了整个县城。人们奔走相告,关键时刻还得靠亲人解放军!父亲哽咽着,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母亲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部队首长向医生详细询问母亲的病情,当得知母亲的病很棘手时,当场拍板,安排救护车,送母亲到保定医治。

之后的一个月里,虽几经辗转保定和石家庄的大医院,但母亲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。父亲含泪又把母亲抬回了家。

兴许是母亲命大,回家的第二天,同村一位平时不常来往的大娘来看望母亲,说她当年得的病与母亲的症状很相似,是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看好的。父亲像是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,四处张罗着筹钱。他把家里值钱的3棵大榆树和1头猪全卖了,加上东挪西借,凑了二百多块钱,再次踏上了求医之路。

到了那家医院才知道,住院需要五级证明信,当时父亲手里已经有了四级信,就差省里的了。时间就是生命,父亲瞅一眼躺在担架上的母亲,溜烟跑去了火车站。

让父亲没想到的是,第二天他回到医院,母亲已住进了病房。面对父亲的疑问,医院的负责人说:信当然很重要,但病人的生命更重要!

母亲的主治医生姓林,头发花白,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,慈眉善目,说话柔声细语,和蔼可亲。她和病人一起聊天、读报,一起唱歌、猜谜,就像对自己家里人一样。弟弟那年3岁,调皮可爱,林大夫每次见到他都喜欢得不得了,还开玩笑说要收他做干儿子。

后来才知道,林大夫就是“中国医学圣母”林巧稚女士。

经过林大夫3个多月的精心治疗,母亲的病彻底痊愈了。医院根据我家的经济状况,免去了600多元的住院费。这钱对于我们这个穷家来说,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医院不仅保住了母亲的命,也保住了我们这个家。

1983年的那个春日,一个噩耗像针一样刺痛了母亲的心——林巧稚女士与世长辞了!母亲面向北京长跪不起,哽咽着说:“林大夫走了,可我还活着。”

母亲的身体里流淌着多少人的血液,我说不清楚。但我心里明白,那血液里,融着亲情乡情,融着军民鱼水情,也融着医患真情。血,总是热的!那温度,非但不会被流年冷却,反而成了时光里温暖的液体,温润着母亲,也温润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后人。

朝花夕拾

宋嫂的乡愁

王俊良/文

个体工商户宋嫂,是如何在完颜宗翰饮马黄河时,跟随宋室由东京一路溃逃至临安,且把鱼羹旧业又做得名重一时?史上始终是一个谜。假使宋高宗在西湖岸边,没与宋嫂不期而遇,一碗普普通通的鱼羹,断不会因了宋嫂的乡愁,浸润华夏文明八百多年。

淳熙六年(1179年),时年73岁的宋高宗,已禅位宋孝宗17个年头。也就是说,宋高宗带领北宋遗老遗少南逃,历经两代人的努力,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。此时的南宋,已经相对富庶稳定。尤其远离战乱践踏的江南经济,更是一派繁荣。

这之间,宋嫂鱼羹在西湖边也存在着50多年。操着一口乡音的宋嫂,当年缘何跟随宋室南逃临安,已

不可考。生存成唯一目的时,故土难离的观念如蛛丝随风飘落。其间,宋嫂如何与工商、税务及城管各部门周旋,如何改进鱼羹制作技巧的桥段,此处都被一笔带过。

原来,这一切都是为了宋高宗的出场。周密《武林旧事》有一近镜头,宋高宗正在品一碗宋嫂鱼羹,此时,近景出现汴梁城头的烟火,大大小小的街巷,间或听得见薄雾中商家一声低一声的叫卖,以及汴河两岸呼啦啦飘忽的酒幌与如潮人流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一切,在宋高宗眼前叠加铺排。

显然,周密在记录这一事件时,把南渡的无限情怀,都融入了这个充满乡愁的故事。那一天,宋高宗乘船游西湖,“太上宣索市食,如李婆婆菜羹、贺四酪面、脏三猪胰、胡饼、戈家甜食等数种”。宋高宗御船靠岸,被宋嫂乡音吸引,一问,方知宋嫂乃“东京人氏,随驾到此”。

于是,“太上特宣上船起居,念其年老,赐金钱十文、银钱一百文、绢十匹,仍令后苑供应泛索”。这一问一答,透出的信息十分丰富。由宋高宗“念其年老”得知,宋嫂的年龄,应该比七十三岁的宋高宗还大,尤其一句“东京人氏,随驾到此”,可谓字字千钧,直戳宋高宗内心!



四时好 甘露降

路来森/文

白露至,秋露生。而且,这段“秋露生”的时间还相当长,从白露一直到霜降——“凝露为霜”为止。

这一段时间,秋草渐老,却还没有进入枯黄的境地。每一株秋草,都呈现出一种倔强的老绿色彩,散溢出一份苍凉的厚重质感。《礼记·月令》:“凉风至,白露降。”在这个时节,每天清晨,秋草与露珠便一起构成了一道相依相望、辉映闪烁的亮丽风景——遍地秋草,草尖上缀满透亮的露珠。露珠白白亮亮,清清爽爽,每一滴都是一颗水晶心。它们照亮自己,也照亮了这个纷繁的世界。

《老子》曰:“天地相合,以降甘露。”秋露,是天地浑然相融的杰作;秋露,也以它的纯净和圣洁,表达着人类对天地的一份敬畏和感恩。于是,露水就不再是简单的露水,每一滴露水,都是天地对人类的一份恩泽。它们仿佛散发着缕缕甜香,成了一滴滴的“甘露”。

甘露,是古人对露水的美称,此外,还有“雨露”“天酒”“神浆”等称呼。天地生瑞,福泽人间,甘露也成

为人间祥瑞之征象。汉宣帝五凤四年(公元前54年),因甘露连降,感天意难违,遂改年号为“甘露”,足见古人对祥瑞征兆的重视。

甘露既然是“神水”,就不能让它白白地消散,要用器皿承接,将其收集起来。于是,汉武帝就在建章宫,建造了“神明台”,安置“铜柱仙人”,承接天上甘露,以求长生。《三辅黄图·建章宫》:“神明台在建章宫中,祀仙人处,上有铜仙舒掌,捧铜承云表之露。”

王双启《花笺图说》一书,收录了一张画笺,谓之“祥瑞笺”。此画笺,大约制成于清乾隆年间,画笺画面为:人立树旁,以盂承露,题“甘露降”“承露人”,隶书字体,笔意近夏承碑,无画家名款与纸店字号。此画笺,正是汉武帝建造“神明台”以承甘露的文化演绎。

汉武帝“集露水”来干什么?“以求长生”。简单四个字,结之。但究竟怎样啜饮或者服用,相关资料上似乎也没有记载。想来应是宝之、珍之的,或许,还会有什么神圣仪式,也未可知。

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妪,若非为了心中对“家”的美好向往,何至于告别故乡和亲人,随驾来到临安?正是这种斩不断的乡愁,激发了南宋王朝仰望中原、统一国家的情怀。不经意间,岁月将外境与吾境、他乡与吾乡对接、融合在一起,巧妙地把家国情怀与传统道德相融,孕育了最恒久的乡愁。

乡愁,不就是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的升华吗?很难想象,人一旦饿坏了肚子,遇到食物的那一刻,会考虑吃相的优雅。相反,从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这些典籍中,从士大夫阶层对一碗鱼羹的态度,可以窥见南宋经济的繁荣、士子境遇的优渥,可以窥见他们已超越了饮食,触发了家国兴亡之感、黍离麦秀之悲,境界上升到关乎品格、性情的高度。

这绝非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矫情,亦非晋朝人张翰“见秋风起,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,曰:‘人生贵得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?’遂命驾而归”的潇洒。宋高宗与宋嫂的乡愁,催生了一道千古美食。自此,“宋嫂鱼羹”便成为临安城的一道风景。俞平伯对宋嫂鱼羹赞美有加,“鱼羹美,佳话昔年留。泼醋烹鲜全带乳,乳药新翠不须油。芳指动纤柔”。

梁实秋去台湾之后,一直思念宋嫂鱼羹的味道。他在《雅舍谈吃》中说“宋嫂的手艺,吾固不得而知,但是七十年前待先君游杭,在楼外楼尝到醋溜鱼,仍惊叹其鲜美”。如今,宋嫂鱼羹仍在,乡愁,连接起了海峡的“这头”和“那头”。

不过,对于甘露,从古到今中国人还有一种风雅的用法,那就是“集露水”,以之泡茶。

露水,被称为无根之水,是天水,是上天的赐予。古代的许多有钱人,就经常派人在太阳出来之前,带着竹筒,于草木上收集露水。因为古人认为,太阳出来前的水属阴性,冲出来的茶格外香气扑鼻、脆爽柔滑。

香港“四大才子”之一的蔡澜,在《昨夜梦魂中》一文中,记述了小时候居住在罗兰路四十七号老房子时“采露泡茶”的风雅:“到了星期天最热闹,统道叔带了一家大小来做客,一清早就把我们四个小孩叫醒,到花园中,在花瓣中采取露水,用一个小碗,双指在花上一弹,露水便落下,嘻嘻哈哈,也不觉辛苦。”“大人来了,在客厅中用榄核烧的炭煮露水,沏上等铁观音,一面清谈诗词歌赋。”

“双指在花上一弹”,情景生动,宛然如在眼前,真是弹花生趣,指尖撒香;“清谈诗词歌赋”,则抵达一种文化、精神的高度。多么风雅的事情啊!都是因了那一滴滴甘露。

